

台灣區域文學之旅

館際交流巡迴座談會紀實

文／林芸伊 公共服務組 圖／國立台灣文學館

國立台灣文學館今年擴大舉辦館際交流活動，依序在苗栗、台東、高雄、嘉義、台北、南投舉辦計6場次座談會，使館內資源與國內其他文學館舍做初步的互動，達到學術分享的積極目標。

國立台灣文學館立館八週年以來，2011年擴大舉辦全國館際交流活動，使館內資源與國內其他文學館舍做初步的互動，達到學術分享的積極目標。今年度活動成果共計6場次座談，包括：桃竹苗地區（8月28日，吳濁流藝文館，台灣客家文學座談會）、花東地區（9月10日，台東文學館籌備處，台灣原住民文學的推廣與展望座談會）、高屏澎地區（9月17日，高雄文學館，海洋與神話文學座談會）、雲嘉南地區（9月24日，南華大學圖書館暨文學系，台灣古典文學座談會）、北基宜地區（10月1日，林語堂故居，台灣戰後大陸地區遷台作家文學座談會）、中彰投地區（10月8日，南投縣文學資料館，台灣城鄉文學座談會）。每場次座談會邀請4位作家學者以論文發表的方式進行，並於會後進行觀眾提問。本活動演講內容概括了台灣各地文學特色，或論述語言形式，或論述外界關注的主題等等，3小時的研究分享獲得聽眾熱烈的迴響，成果極為豐碩。

（一）台灣客家文學座談會

座落於苗栗縣五湖村的吳濁流藝文館，為紀念客籍作家吳濁流先生而成立的紀念館，座談會針對客家文學的歷史概論、詩歌藝術，以及旅

遊產業進行對談。與談人王幼華表示，客家文學的研究可以中國學者羅香林為發軔，追溯至清同治年間的洪楊起義；客家族群具「抗爭意識」、「神聖源流體系」、「廣大的人口版圖」及「義民精神」；目前台灣對客家文學的定義約略為客籍作家的作品及具客家意識思惟的作品，皆可納入客家文學史的撰述；代表作家有鍾鐵民、李喬、甘耀明等。黃子堯表示，最早的客家文學是口語傳誦的山歌與童謠，反映著生活環境的條件，風格也以寫實精神為主軸。另外座談會中，陳敬介還談到客家文學旅遊的議題，提倡將靜態文學及動態旅遊作結合，強化文化觀光創意產業的興盛；台灣具代表性的客家景點包括：李白濱家堡、吳子光雙峰草堂、劉寬恩古宅及雲梯書院，讀者可翻閱相關書籍前往踏查。至於客家語言及客家文學的推廣，則期待大家能尋適當管道積極進修。

（二）台灣原住民文學座談會

本場次座談會由位於寶町藝文中心的台東文學館籌備處共同承辦，會中除了談到台灣原住民文學的推廣與展望，並在產官學界代表熱烈的支持聲浪中，企盼擘畫中的台東文學館能早日落成。林建成表示，台東是一個多族群居住、



吳濁流藝文館「台灣客家文學座談會」與談人（由左至右）：黃子堯、陳敬介、羅肇錦、王幼華。

語言多元、族群文化眾聲喧嘩的地區，因山區阻隔、地理開發條件，一直保有豐富的原住民文化，藝術風格質樸而活潑，充滿了祭典吟誦、巫術咒語、神話傳說或即興歌謠等。追溯日治時期，以書寫形式表達的台灣原住民文學，當時如陸森寶、陳實等人，已可用流利的日文進行部落文化書寫，1971年，排灣族人陳英雄用漢文寫成了原住民小說《域外夢痕》，令人驚豔。近代台灣原住民文學則有幾個特點，如使用母語的歌謠創作（代表作家：陳建年）、個人生命史的紀錄（代表作家：謝永泉《追浪的老人》）、維護原住民主體關懷部落的意識（代表作家：田雅各《最後的獵人》）、用文字書寫本地觀點部落故事（代表作家：夏本·奇伯愛雅《釣到雨鞋的雅美人》）、為族群部落文化發聲（代表作家：夏曼·藍波安《冷海情深》）、積極投入原

住民文學運動（代表作家：孫大川《山海文化雙月刊》）等。夏曼·藍波安、巴代及董恕明則表示，原住民作家的創作意識，是不斷地書寫族群、部落，或者所有與族群、部落有關的人跟事；若干年後，部落或者不復存在，但還是能夠透過書寫看到它曾經活得非常鮮活。台灣目前的現況，有關原住民的主體論述太少，表達太少，雖然可以透過各種媒體去傳達原住民的文化面向，但是只有透過書寫才能夠清楚記下各原住民族群與族群間的差異。台灣原住民安於自己的自然生活文化，難以對外來的經驗際遇（如日本殖民政府、國民黨政權）所施加的教育有諸多的文化衝擊與不適應，期待未來在公私領域都能給原住民族一個友善環境，讓他們能夠自由自在創作，使原住民文化繼續綿延發展。

（三）海洋與神話文學座談會

高雄位居南台灣的樞紐，因其濱海的地理特性，來自海洋的生命力充分展現在高雄作家的文學作品中，促使高雄成為人文薈萃的現代化港都。高雄自清領時期至現代的海洋作家，作品多以旗津、西子灣為背景想像，充滿了浪漫的大海風情。然而李友煌表示，隨著台灣都市現代化的影響，人們對海洋逐漸產生一種陌生、害怕、逃避的矛盾心情，疏離海洋的結果大幅度阻礙海洋文學前行的力量，對海洋轉而變成另一種尊敬、膜拜的畏懼心情，促成了海洋生態淨化的積極作用。從另一方面而言，汪啓疆表示，海洋對許多詩人來說卻也是一個充滿奮鬥挑戰意識的場景，在人類歷史上，透過海洋的戰爭，會把我們體內的血性跟不屈服感重新找出來，愈跟海洋挑戰，就愈瞭解海洋裡生命力所蘊藏的是什麼，對海洋



9月17日「海洋與神話文學座談會」於港都高雄舉行。

的鬥爭性因外延性、外展性而更開拓，化解了人們在封閉的老殼中內鬥的價值觀。至於神話，方力行表示，是人類智識未開時對生活環境的一種返照，生活裡存在著神話、存在著傳說、存在著幻想、想像力，以及存在著我們對許多經驗的歸納；對未知人們而言，海洋可以是一切文學靈感的來源，造就了不朽的神話故事，但在20世紀以來的科學年代，海洋卻已成為文明戳破迷信的領域，清明而不再神秘。另外王家祥則表示，台灣是一個海島國家，可以被比喻為一條鯨魚，隨著親潮黑潮的洋流動搖，不再靜止，遠自荷蘭人在台江流域成功建立熱蘭遮城活潑發展至今，歷史不斷演繹。

（四）台灣古典文學座談會

台灣古典文學可分為明清時期、日治時期、戰後時期，以及儒學教育4個領域。龔顯宗表示，明朝時期以王弼提及「小琉球」、鄭舜功談到「雞籠」、施德政提及「澎湖」為開端，續有浙江人沈光文於1651年自宜蘭登台，有感於台灣風物的寓意，記錄了《台灣輿圖考》、《草木雜記》等作品，開啓了台灣漢文學的發軔；清

朝時期於康熙年間成立了台灣第一個詩社「東吟社」，後有游宦之士（如：王兆陞「郊行即事」、郁永河「裨海紀遊」）及本土作家（如：王璋「台灣八景」、陳文達「蓮潭夜月」）等人留下了許多著名篇章。鄭定國表示，日治時期台灣古典文學則以傳統漢詩、散文、聯語最興盛，有彰化崇文社、台灣文社，社團為文學孕育場所。而張我軍發表的文章〈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及〈糟糕的台灣文學界〉，更掀起了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開端，出現了賴和、蔡秋桐、黃得時等新舊文學重疊的現象；當時作家受日本經驗及中國經驗的影響，加上漢語及日語教育的雙重推行，不僅出現《台灣日日新報》、《南方報》、《台灣青年》等多種報刊，更促使賦文與詩社的長足發展。另林葉連表示，台灣戰後文學因國民黨權威政權的影響，古典文學受執政者重視，一度近乎顯學，甚至出現蔽護大陸遷台第一代學子的「學閥」現象。

（五）台灣戰後大陸地區遷台作家文學座談會

1947年至1951年間，國共內戰的情勢由和談的氛圍急轉直下，數以百萬的軍民渡海奔逃至

台灣定居，渡過了後半生，代表作家如林語堂、蘇雪林、張秀亞，皆留下了許多思鄉情懷的鄉愁之作。朱嘉雯表示，這些台灣戰後大陸地區遷台作家的流亡文學，雖因海峽兩地風土民情的不同，而促生了幾許哀愁，然因兩地語言的類同或政治力量的規制，終使他們沒有如俄羅斯流離作家一般出現失語現象，而這種想念故土的心情，直至他們第二代作家的作品中仍清晰延續可見。陳義芝表示，遷台作家之一的痼疾，歷經內戰逃亡之苦，作品中清楚地反映出深刻的音感及字句，「溫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工作，散步，向壞人致敬，微笑和不朽」，而他故園離散的創傷性事件，投射在實體家園記憶時，每每以「鋼琴」、「青龍鼎」、「南方」、「酸棗樹」、「春捲」的象徵意象，呈現出古舊、殘破、荒涼的情境。至於遷台作家的另一流派，謝靜國則表示，可以白先勇、馬森、席德進等人為代表。

（六）台灣城鄉文學座談會

台灣城鄉文學座談會於位處都會與鄉村交界處的南投縣文學資料館舉辦，與談者分從台中的城市文學、彰化的鎮市文學、南投的鄉村文學論述。渡也表示，現今的中彰投地區於日治時期，為隸屬於台中州下治理的一個單一行政區域，其文學特色具備了「最好」（如：日治時期台灣三大詩社之一「櫟社」，日治時期古典詩「陶村詩稿」，日治時期小說家賴和，戰後時期小說家施叔青，戰後時期散文家吳晟，戰後時期新詩人陳千武，文學評論家林亨泰，劇作家張深切）、「最早」（如：道光年間的「鍾毓詩社」，同治

年間的散文《一肚皮集》，日治時期的新詩〈詩的模仿〉，日治時期的白話小說〈她要往何處去〉，日治時期的戲劇《盜瓜賊》，日治時期的文學評論〈文學與職務〉，日治時期的新文藝社團「台灣文藝聯盟」）、「最多」的徵向。陳憲仁則表示，台中地區因地發展山海屯，創造了繽紛的城市文學活動與內涵，它過去是文化協會的重要據點，早期知識分子凝聚的地方，享有文化城的美譽；對台中文學的展望，則有：對台中文學館的期待、全面整理台中文學史料的投入、積極出版台中文學作品、帶動市民全體參與文學、文人聚會凝聚文學作家情誼。另蕭蕭表示，彰化地區八卦山脈據守其東，彰化平原綿延其腹，台灣海峽坦陳於前，規模界於城市與鄉村之間，屬於中型市鎮，呼應了「清明上河圖」中人類生活由鄉入城，從村落到市鎮的發展趨勢，造就了彰化子民先天與後天文學創作在地性格的條件，如作家林亨泰、賴和、詹澈、吳晟，在彰化成長過程中對鄉村與城市的抗拒與逢迎，終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成為最具代表性的土地與人性結合的本土文人。至於南投地區山岳、湖泊、山地幅員廣大，岩上表示，典型的鄉村資源正成為南投文學地圖大可開發的境地，廣義的山林文學，包括農業、原住民部落生活、歷史傳說神話等，將可成為南投代表性風味文學的搖籃。

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年度館際交流6場次座談會，在寧靜而溫馨的氣氛中劃下句點。感謝各地地方文學館舍的奔波協辦，使活動圓滿成功。也期待文學的話題持續受到文學人的關注。✎